

精神病院治疗归来的女作家的一篇新作，为何会揭开一场**复仇的杀戮**？  
漂荡在海上的“**自杀号**”**幽灵船**，乘客逐一自杀身亡，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？  
随着**染血嫁衣**而诡异出现的失忆少女，与婚纱发布会的恐吓信有着怎样的关联？

似水无痕 著



# 推理女王 的游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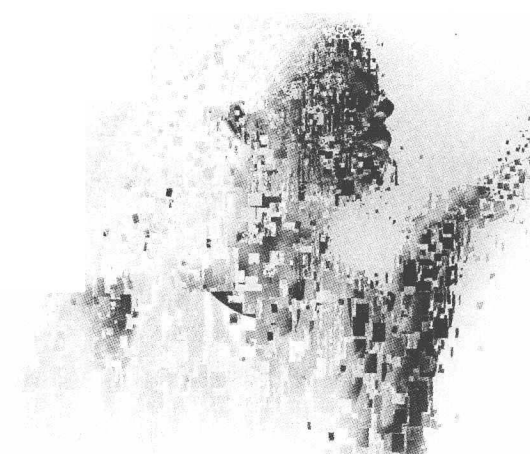
JULIE SEWAN  
DE YOUXI

罪恶的迷雾**掩盖**了微笑面具下的人心，  
隐藏在黑暗深处的**真相**，呼之欲出……



麦林推理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TUILI NÜWANG DE YOUXI

# 推理女王的游戏



似水无痕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**

推理女王的游戏 / 似水无痕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2. 1

ISBN 978-7-219-07542-5

I. ①推… II. ①似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90604 号

---

监 制 彭庆国  
策划编辑 王晓雪  
责任编辑 王晓雪  
责任校对 覃结玲 唐柳娜  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---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 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 
邮 编 530028  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  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mm×1240mm 1/32  
印 张 10  
字 数 200 千字  
版 次 2012 年 1 月 第 1 版  
印 次 2012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542-5/I·1424  
定 价 24.8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目录

第一卷	地狱归来的复仇者	001
第二卷	“自杀号”幽灵船	091
第三卷	染血的嫁衣	177
第四卷	隐藏在罪恶下的真相	255
尾 声		311

## 第一卷 地狱归来的复仇者

分列两侧的铁门整齐地依次排列，从门上的方格小窗里透出几近惨白的灯光，投射在楼道里更显幽暗。尽管她已经很小心地放轻脚步了，那有节奏的回音，还是清晰地在这空旷的走廊里飘散开来，一声声敲打在她的心尖上。水泥特有的冰冷弥漫在空气中，竟带着刺骨的寒意。两旁的房间里死寂一片，微弱的灯光掩不住黑暗的剪影。忽然，一道铁门在她身后毫无预兆地打开，在她还来不及回头的刹那，只觉得一阵凉风拂过脖颈……

安然在惊恐中翻坐起身，手扶额头，已是冷汗一片。她睁大眼向四周望去，还是自己的房间。搬到新家不觉间也已经两年有余了，但是自从来了这里，她几乎每晚都做着同样的梦，陌生的楼道，死一般的寂静，然后，在一片惊恐中醒来。

看看窗外已经大亮的天色，安然再次闭了闭眼，在昏暗中平复自己紊乱的心跳，然后跳下床，打开了电脑。她静坐着面对闪动的屏幕出神，脑子里空无一物。昨晚写稿子，直到凌晨才睡，此时却毫无半点儿困意，脑袋里一片混沌，昏昏沉沉。

她颤抖着手拉开抽屉，从里面取出一个白色小药瓶，拿起一旁剩下的半杯冷水，吞了两颗药。又是那个梦，越是想尘封的过去，为什么在午夜梦回，总显得格外清晰，让人没有片刻喘息的机会。难道自己连追求新生活的权利都没有？

想到这里，她的目光不期然落在左手无名指上，一枚小巧而精致的钻戒在窗外阳光的照耀下分外璀璨夺目。安然望着戒指出神，事到如今，不再有回头的余地，希望她的选择没有错，但不论结果如何，她都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。

电脑旁的手机忽然响起欢快的乐曲，打断了安然的思绪。她接起来，颜青青充满活力的声音从另一端传出。

“安然，你出门没有？”

“我刚起来，还在家里。”安然如实回答。

“什么？”颜青青语调扬高了几度，“你这丫头，也不看看现在都几点了，不会是忘了今天九点，我们约好一起去试婚纱和礼服吧？”

“青青姐，我没忘，我收拾一下立刻出门。”

“那就好，你昨晚一定又熬夜了，下星期就要当新娘子，这几天先别写稿子了，早点睡养好精神，不要整天迷迷糊糊的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。”

颜青青不放心地再次和安然确认了一会儿见面的时间和地点，又叮嘱了几句后挂上电话。安然丢下手机，起身走进浴室，打开喷头，让水珠飞溅在身上，温热的蒸汽缓缓升腾，她才觉得心中安定许多。

颜青青是安然的姐姐安心生前最好的朋友。印象里安心和颜青青总是在一起，也是一起来到这座城市，所以在安心因意外死后的第二年，安然也来到这座城市，投靠颜青青。颜青青对安然照顾有加，就连这次的婚礼，都是她在忙前忙后。至于安然自己，自从出了那件事以后，便基本不和外人打交道，全靠颜青青不遗余力的帮助。对安然来说，颜青青更像是另一个姐姐。

安然在胡思乱想中洗完澡，换好衣服，看了看墙上的挂钟，飞快拿起包出了门。随着沉闷的关门声，屋内恢复了安静，唯有并未关上的电脑屏幕依旧透出莹白色的光亮。

上面有一个新开启的文档，只显示着标题那几个鲜明的红字：地狱归来的复仇者。

“我不去，你自己去就行了。”

白薇无奈地看着眼前的秦路影，再次锲而不舍地劝说：“安然的编辑特意送了喜帖来，到时候肯定有很多同行在场，你好歹也去露个脸，给人家一点儿面子。”

秦路影慵懒地踢掉脚上的拖鞋，佷进沙发里，端起手边茶几上的浓咖啡喝了一口，不以为意地抬了抬眼皮，“安然？是谁？对不起，不认识。”

白薇白了她一眼，“我拜托你，大小姐，就算再不愿意应酬，但是同为这一行的作者，名字你好歹记一记。”

“我只管写好稿子交给你，至于其他事情，当然都由你去处理了。”秦路影朝白薇一笑，“再说，你哪次安排了宣传之类的活动，我不是态度良好地配合？”

“你还好意思说？别忘了，我只是你的编辑，并非经纪人兼保姆。”

秦路影毫无形象地打了个大大的呵欠，“没差别嘛。”

“看看你这蓬头垢面的模样。我提醒你，一个星期之后，还有个签售会，到时候你可给我收拾好了再去。要是让读者和媒体看到被誉为‘推理小说女王’的夜影是这副德行，你就死定了。”

“知道，知道，我一定打扮得像只花孔雀，我什么时



候让你失望过？”秦路影不耐烦地挥挥手，“我这不是昨晚被你压榨得彻夜赶稿子，才没顾得上梳妆打扮吗？倒是薇薇，你最近好像越来越啰唆，难道更年期提前了？”

“我和你同年，一样二十五岁好不好？还不都是让你给气的！反正怎么说总是你有理，我懒得和你废话。总之，安然的婚礼你必须得去！”

“好了，就听你的，不过，你得先跟我说说，那个安然是什么人？”秦路影终于妥协道。

薇薇丢来一个让她放心的眼神，像背诵预先准备好的台词一样，开始滔滔不绝介绍起来，“安然也是近一年多来才崭露头角的推理小说作者，去年刚出第一本书，就获得了最佳新人奖，从而一炮走红，是和你一起竞争今年年度大奖的选手之一。虽然我并不认为她能胜得过你，但据说她正在创作的新书，还没开始写，就已经预约不断。”

“你倒是对我挺有信心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新人年年出，她有什么稀奇的？”对于那些奖项荣誉，秦路影一向不在乎，她只要能有钱赚，够吃够喝就足以。

“如果只是普通新人，当然不值得一提。”薇薇停下来，意味深长地看着秦路影，“可她的背景过往，倒和你有几分相似，你不想听听？”

“薇薇，你怎么变得热衷八卦起来了？”秦路影嘴上虽这样说，却并没有阻止的意思，而是用眼神示意薇薇继续

说下去。

白薇了然一笑，“我就不相信你不好奇。她父母死得早，一直和双胞胎姐姐借住在亲戚家，三年前，她姐姐离开家，独自来这座城市工作不久，就死于一次意外。安然因为受打击太大，而被送进精神病院住了一年才搬到这里，但安然从那之后，好像对和陌生人接触很恐惧，靠关在家里写稿子赚取生活费，外面的活动她一概不参加，见过她的人也不多，连得奖都是由编辑替她去领的。”

“奇怪，这样的人竟然会结婚，还请那么多宾客。”秦路影摸着下巴，显得略为疑惑。

“听人说，新郎是个大学教授，是她姐姐以前的未婚夫，他们刚决定结婚不久，安然的姐姐就死了。我想那男人也是移情作用，才会在短短不到两年就决定娶安然。”白薇猜测道，“至于酒宴，八成是她编辑出的主意，还不是为了在业界提高名气，为这次竞争年度奖争取点儿胜算？”

秦路影点点头，抚了抚耳边蓬乱的长发，“你说她和我像？我怎么没听出来？”

“你不是也整天把自己关在这屋子里？当初你执意要买下这栋房子我就不同意，住在城里有什么不好？这鬼地方，在郊外不说，我每次从城里来一趟，开车至少要四十

分钟，路上连个人影都见不到，我看你再这样与世隔绝地待下去，离发霉也不远了。”白薇噤里啪啦地抱怨。

“有哪里不好？”秦路影满不在乎地环视一圈已经乱作一团难以看清本来面目的屋子，“至少安静，不被打扰，还能随心所欲。”

“你多久没照过镜子了？看你现在的形象，出门估计吓死人！”

白薇随手丢过来一面小镜子，此时在她面前的秦路影，一头长髻发被乱七八糟地用夹子盘在脑后，蹂躏了几天之后，还有几缕乱发钻出，贴在脸颊边。本应是大而明亮的眼睛，却顶着两个触目惊心的黑眼圈，懒散地半睁半闭。睡衣拖鞋的打扮，更看不出是多长时间没换过，再配上这足以媲美垃圾房的房间，用“惨不忍睹”四个字来形容最为贴切。

“反正也是宅在家里，无所谓。”秦路影耸耸肩，扫了一眼之后，把小镜子又扔了回去。

白薇有些欲言又止，她顿了顿，语重心长地开口，“小影，我觉得你爸爸出事之后，你整个人都变了。虽然你离开一段日子，回来后看上去平静了不少，但你心里还是没忘秦叔叔的事，对不对？”

“爸爸死得蹊跷，说他是侵吞研究经费，被发现而点燃研究室畏罪自杀，我绝对不会相信。”听白薇提到父亲，

秦路影微眯的眼里忽然闪出坚毅的光芒，仿佛顷刻间换了一个人似的。

“可警方都已经结案八年了，你还能怎样？”

秦路影沉默着，她从桌上拿起一个别致的银质烟盒，抽出一支烟点燃，却并不送到嘴边，只把烟夹在修长的手指间，任朦胧的烟雾缓缓升腾。

白薇叹了一口气，每次提到这件事，秦路影始终持不变的态度，连她这个多年的好友也没有丝毫办法，“小影，别太逼自己了，你看安然就是个例子。”

秦路影牵出个笑容，“放心，我正常得很，就算你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去，人家也不收容我。”

“是啊，所以我最命苦，只能让你吃定了。”白薇说着站起身，“我先走了，天黑之前还得赶回去，你有空也把这儿打扫一下，免得哪天我打开门，发现你已经被垃圾给埋了。”

秦路影向她眨眨眼，做了个“再见”的手势，“我要补觉，就不送了，你自己认得大门，给我锁好门就行。”

“要记得我刚才和你说的！”白薇又叮嘱了一句，拿起东西出了门。

秦路影背靠向后，让自己陷在沙发里，良久坐在那里，隔着一缕青烟，思绪却不知飘往了何处。

厚重的窗帘，严严实实地遮住了窗外刚升起的一抹晨曦。不大的房间内，一件纯白色的婚纱静静地躺在床上，有如圣洁庄严的新娘般，无声诉说着即将到来的幸福时刻。可本该充满期盼的女主人，却独自坐在电脑前，双眼专注地盯着屏幕。屋内一片静寂，唯有安然十指飞快地敲击键盘发出紧凑而有节奏的噼啪声。这声音仿佛让她深深沉浸其中，如痴如醉。

还是那狭长寂静的楼道，有节奏的脚步声在回荡。两旁的小屋子里，每间都亮着灯，随着不知从哪儿吹进来的风，电灯缓缓地摇动，在楼道里投下一片片晃动的影子。可有的也仅仅是灯光，从门上的小窗望进去，每间屋子里都空空如也，在灯光的照耀下，透着诡异的惨白。

她独自一人立在这一片黑暗中，和她做伴的，只有手中电筒发出的昏黄光亮。四周静得好像要将她吞噬般，那些电筒光照不到的地方，就好像总有什么隐藏在黑暗的深处。莫名的，空旷的楼道里竟刮起一阵凉风，小房间内老旧的吊灯被吹得吱吱作响，她孤寂的影子，在水泥地板上被无限地拉长。

她用力地吞咽了几下，似乎想借这个动作平复自己心中升起的恐惧，但作用并不大。觉得自己就这么站在这里

也不是办法，她给自己鼓了鼓劲，提起勇气移动脚步，电筒发出的昏黄的光也随着她的步伐晃动起来。

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手电筒凝聚的那一点点光亮上，她努力让自己的目光不去扫视两旁那几乎要吞噬人的黑暗。忽然当的一声响，刚才被吹得摇摆的老旧电灯，竟幽幽地闪了闪，发出诡异而刺眼的白光，将整个空间照得如同白昼。但也只是一闪即逝，随即整个楼道又陷入死一般的黑暗。她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，无法做出任何反应。最让她吃惊得无法言语的，并不是这突如其来的灯光，而是在刚才灯光亮起的一刹那，尽管时间短暂，她却清楚地看到，最靠近楼梯的，本应紧闭着的那一扇铁门，竟突兀地打开着，似一只在黑暗中张着大口，等着将人撕裂的猛兽一般。

她感觉心就要跳出嗓子，四周静得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她小心地移动脚步，本能地挨着墙慢慢前进。要上楼一探究竟，就必然经过那诡异的敞开着铁门。仿佛挨过了一个世纪般的漫长，她终于走到了二层楼道的尽头，而在她的身旁，就是那扇本应紧闭着的门。

她略带恐惧地吞咽着口水，纤瘦的手紧握着手中的电筒，但好奇的泡泡却仍从内心深处冒了出来。她最终还是忍不住向敞开的门望去，借着手电筒发出的光，扫视着这个小房间。

这个不大的空间，显然是一间精神病人住过的病房，屋内那原本应该雪白的墙上，画着各种看不懂的抽象图画，虽然因为时间久远，早已蒙上厚厚的尘埃，但那鲜红的颜色，却还是透过厚厚的尘埃带着血色般的刺目。

她的目光，最终追随着手电筒发出的光束停留在紧靠着墙的那一侧。那里静静地放着一张铁架单人床，支架上斑驳的锈迹，似乎在诉说着它早已废弃多年的历史。突然，她惊恐地瞪大眼睛，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。和那蒙着一层厚厚尘埃的支架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床上铺着的一层崭新的白床单，那种纤尘未染的白色，即便在不甚明亮的灯光下，仍散发着幽幽的光泽，就好像住在这里的人刚刚打扫过一样。床上躺着一个女人，面向墙壁，留给她一个背影。

心中的恐惧慢慢溢出，她想大叫，张嘴却发现发不出一声声音。床上的女人仿佛听到了声响，缓缓地转过身，那容貌，她如此熟悉，竟是她死去的姐姐。一张苍白的脸，空洞没有任何聚焦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她，唇畔带着没有任何温度的笑。

她不住地摇头，这并不是她熟悉的姐姐，那个总是温柔笑着的姐姐，总给她带来关怀和温暖的姐姐。忽然，一抹殷红从女人的头流出，很快浸染了整个洁白的床单，血

像妖艳而刺目的花朵般盛开，而躺在花朵中央的女人，面容也痛苦得扭曲起来，直到面目不可辨认……

- 安然目光灼灼，虽然字里行间隐隐夹杂着她内心深处痛苦的过往回忆，但这种灵感源源不断，文字抑制不住流淌出来的感觉，还是让她周身每一个细胞都忍不住充斥着战栗与兴奋，让她欲罢不能。

直到敲完这段最后一个字，她才倏然停手，乏力般瘫坐在椅子上，大口地喘着气，平复自己急促的心跳。她拿起手边的水杯，从桌上的药瓶里取出两颗药吞下去，才感到情绪渐渐缓和下来。

她微微闭起眼睛，刚想要休息一会儿，门铃却在这时尖锐地响起。安然起身打开门，颜青青提着硕大的包，风风火火地从她身边闪进了屋里。

“你怎么还在写稿子？你到底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颜青青一进门，就看到依旧闪着光亮的电脑屏幕。

“早上忽然想到很好的情节，就起来写了一点儿，青青姐……”

“好了。”颜青青无奈地打断安然的话，把手中的东西放在地上，走到窗边拉开了窗帘，“我就猜到你不会好好准备才特意来接你，化妆师已经在教堂等了，快收拾好跟我走。”



突如其来的阳光从窗外洒落进来，灿烂得刺眼。安然不适应地用手遮挡了一下，迟疑地问：“青青姐，上次我给你的新稿子片段，你看过了吗？”

正在整理婚纱的颜青青一怔，手上的动作顿了顿，但并没有抬头，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谈稿子？”

“可我想听听青青姐的建议，从一开始，你就是最支持我写书的人。”安然说道。

“你的稿子，应该和心茗去讨论，她才是你的编辑，我对这些命案之类的不感兴趣，不要问我。”

“青青姐是不是不喜欢我的新故事？我可以重新改过。”安然依旧不放弃，紧张地追问，看样子不打算轻易结束这个话题。

颜青青拗不过她，只能停下手里的事情望向安然，“你说的是前几天拿给我看的，那女人被推下山崖死掉的一段？我觉得挺好，情节清楚，又不失紧张感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

“别再想你的稿子了，今天要做个漂漂亮亮的新娘子。”颜青青见安然终于不再追问，似乎莫名松了一口气，走到她面前，“我都帮你把需要的东西装好了，快走吧，大家都在教堂等我们。”

“我……”安然站在原地，没有移动脚步。

颜青青不解地询问：“又怎么了？”